

中华国学经典读本

【战国】荀况◎著

荀子

典藏·文化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中华国学经典读本

〔战国〕荀况◎著

荀子

北方文艺出版社

典藏·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荀子 / (战国) 荀况著 .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 2013.3

ISBN 978-7-5317-3046-0

I . ①荀… II . ①荀… III . ①儒家 IV . ① B22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1536 号

荀子

作 者 / (战国) 荀况

责任编辑 / 梅庆吉 孙东博

封面设计 / 华文悦读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8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20

字 数 / 338 千

版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18.0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046-0

目 录

劝学 第一	1
修身 第二	7
不苟 第三	14
荣辱 第四	21
非相 第五	31
非十二子 第六	39
仲尼 第七	46
儒效 第八	51
王制 第九	67
富国 第十	83
王霸 第十一	99
君道 第十二	118
臣道 第十三	132
致士 第十四	139
议兵 第十五	143
强国 第十六	158
天论 第十七	169
正论 第十八	176
礼论 第十九	192
乐论 第二十	210

解蔽	第二十一	217
正名	第二十二	229
性恶	第二十三	241
君子	第二十四	252
成相	第二十五	255
赋	第二十六	262
大略	第二十七	267
宥坐	第二十八	288
子道	第二十九	294
法行	第三十	299
哀公	第三十一	301
尧问	第三十二	307

劝学 第一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輅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輅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①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诗》曰：“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无祸。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②之澦，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注释]

①就：接近，接触。 ②渐：浸。

[译文]

君子说：学习是不能停歇的。靛青从蓝草中提取，但比蓝草的颜色更

青。冰由水凝结而成,却比水更寒冷。笔直的木材,符合墨线的要求,如果把它煨烤,就能够弯成车轮,弯曲的程度能够符合圆的标准了,这样尽管再曝晒,木材也不会再变直,原因就在于被加工过了。因此,木材经过墨线量过才可取直,刀剑经过磨砺才可变得锋利。君子广博地学习,每天多多检查自己,就会聪明智慧,行为没有过失了。

因此,不登上高山,不懂得天的高;不下临深谷,不懂得地的厚;不听闻前代圣王的遗言,不懂得学问的渊博。吴国、越国或夷族、貉族的孩童,初生时的哭声一样,长大后的习俗不同,这是后天教育使他们如此的呀。《诗经·小雅·小明》上说:“哎呀!你们君子,不要只顾安居放逸!忠于职守,认真从公,品格言行,力求端正。谨慎小心,遵循规范,你的大福,更加增添。”精神境界没有比潜移默化于圣贤道德更高的了,幸福没有比无灾无难更好的了。

我曾经整天地思虑,却不如片刻学习获得的多;我曾经踮起脚跟向远处眺望,却比不上登上高处看得广阔。攀上高处向别人招手,手臂并没有增长,远处的人却能看见;顺着风向大声呼喊,声音并没有更加响亮,但是听的人却听得非常清晰。借助车马而行的人,并不是善长行走,却能行到千里之外的地方;使用船只的人,并不是十分善于游泳,却能渡过大江大河。君子的本性和平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善于借助、利用外物来提升自己罢了。

南方有一种鸟,名为蒙鸠,它用羽毛做窝,还用毛发把窝编造起来,把窝系在芦苇的花穗上,风吹来,苇穗断掉,鸟蛋破碎,小鸟摔死。它的窝不是不完好,是窝所系的地方使它这样的。西方有一种草,名为射干,茎长四寸,长在高山之上,因而能俯看七百多尺的深渊。它的茎并不是能长到这么高,是它所处的位置使它这样的。蓬草生在大麻中,不去扶持它也挺拔;雪白的沙子掺杂黑土中,就会和黑土一样黑。兰槐的根就是芷,如果把它泡在尿中,君子就不再靠近它,百姓也不再佩戴它。它的本性不是不美,而是所浸泡的尿使它这样的。因此君子居住时必须挑选好的地方,外出交游时一定要接近有道德学问的贤士,这是以防自己误入邪途而靠近正道的方法。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①,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

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醯酸而蚋聚焉。故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螾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八跪而二螯，非蛇、螭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②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螭蛇无足而飞，鼯鼠五技而穷。《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

[注释]

①柱：通“祝”，折断。 ②衢(qú)道：歧路。

[译文]

各类事物的发生，一定有它的起因；荣辱的到来，一定同他的品行一致。肉腐烂会生蛆，鱼发臭要长虫。怠慢而忘却自身，灾祸便发生。强硬的东西容易自己断掉，柔弱的东西容易自己约束。邪恶肮脏存在于自身，因此怨恨集中在他身上。铺开的柴草好像相同，火总是向干燥的烧去；平整的地面好像相同，水总是向低洼处流。草木总是按类生长，鸟兽总是成群活动，万物各自服从它们的同类。因此箭靶一张，弓箭就向它射来；林木丰茂，斧头就向它砍伐；树木成荫，群鸟就来栖身；醋一发酸，小蚊虫就飞来集中。因此说话有招祸的，行事有招辱的，君子要慎重地立身行事啊！

泥土积聚成山，风雨便会从这里产生；水流汇集成渊，蛟龙便会在这里生长。多做好事养成高尚的品行，精神的最高境界自然就会实现，圣人的心志就会具备了。因此，不半步半步地积累起来，就无法达到千里；不把细流汇集起来，就不能形成大江大海。骏马跳一下，不会超过十步；劣

马跑十天,成功在于坚持。想雕刻却又半途而废,朽木也不会折断;雕刻而不停歇,金属和石头也能够雕成花纹。蚯蚓,没有锐利的爪牙,没有强硬的筋骨,上能吃泥土,下能饮泉水,是用心专一的原因。螃蟹有八只脚、两只螯,除了蛇、鳝的洞穴之外,就没有栖息之处,这是它用心浮躁的原因。所以,没有埋头专注的志向,就没有卓著的成绩;不会埋头专心地做事,就没有巨大的成功。走入歧途的人达不到目的地,侍奉两个君主的人不能被容纳,眼睛不能兼看两处而把东西看清,耳朵不能兼听两种声音而把它们都听清。螭蛇无足却能飞腾,鼠有五种技术却处境窘迫。《诗经·曹风·尸鸠》说:“布谷鸟在桑树上,喂养着它的七只幼鸟;善人君子,做事要专一;做事专一,其意志就会坚定不移。”因此,君子总是把心志归结到专一上。

学恶^①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②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故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向矣。

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

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③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

[注释]

①恶(wū):何处,哪里。 ②端:通“喘”,微言的意思。 ③特:只是。

[译文]

学问从哪里开始,到什么境界结束?我认为:按顺序应该从读经开始,至习礼的境界结束;由于为人之道,要以士人为起点,以圣人为完善。只有真正致力于学问的人才能够登堂入室。学问是直到老死才算结束呀!虽说学问的做法有顺序,理解真义却要终生锲而不舍地去琢磨。致力于学问,有可能成就一个人,不然,就可能沦落为禽兽。《尚书》,是政事的记录;《诗经》,是话语的结束;《礼记》,则能够说是法制的根本,人类的纲纪。因此说,学问是要到了理解了《礼记》的意义之后才能够说是到了深入的境界,因为《礼记》正是道德的极致之处。《礼记》讲的是恭敬,《乐经》讲的是和谐,《诗经》、《尚书》可以增多见闻,《春秋》包含微言大义,天地间的一切道理都蕴含其中。

君子的学习,要把学到的听在耳朵里,牢记心里,融会贯通到整个身心,体现在一举一动上。尽管是极细小的言行,都能够作为别人效法的榜样。小人的学习,把学到的听进耳朵里,又从嘴巴里说出来。嘴巴和耳朵之间,只有四寸的距离,怎么能使自己七尺之躯的品德得到修养而完善起来呢?

古代的学者,他们学习是为了自己进德修业;现在的学者学习,是为了向人炫耀。君子的学习,是用来净化自己的身心;小人的学习,只是把学问作为家禽、小牛之类的礼物去巴结别人。因此,别人不问却告诉他,这是急躁。别人问一却答二,即是啰嗦。急躁是不正确的,啰嗦也不正确。君子问一答一,好像回声一样。

学习的捷径是亲近君子。《礼》、《乐》有法度而不详细;《诗》、《书》古老而不贴近实际;《春秋》简单而不易理解。当人们向君子学习的时候,君子的学说就获得了广泛的尊重和传播。因此说,学习的捷径是接近君子。

学习的途径没有比尊敬良师更近捷的,其次才是重视礼法。如果上不能尊敬良师,下又不能重视礼法,仅仅去学习些杂书,解释解释《诗经》、《尚书》,那么,终其一生,也只不过是浅陋的书生而已。想要终究先王教导的根源,探求仁义的根本,那么学习礼法正是一条正确的途径。就像提着皮袍的领子,屈着五指整理皮毛一样,被理顺的毛简直不可胜

数。不遵循礼法,仅凭《诗经》、《尚书》办事,就好像用手指测量河水,用戈舂黍子,用锥当筷子吃饭一样,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因此,重视礼法,尽管还不明白,仍是重视礼法之士;不重视礼法,尽管明察善辩,也只是—个散漫不羁的书生。

问桡者,勿告也;告桡者,勿问也;说桡者,勿听也;有争气者,勿与辩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则避之。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诗》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①。”此之谓也。

百发失一,不足谓善射。千里跬步不至,不足谓善御。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学也者,固学一之也。一出焉,—入焉,涂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纣、盗跖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

〔注释〕

①予:赞许、称赞。

〔译文〕

如果有人问不合礼法的粗犷恶劣之事,就不要回答;如果有人告诉你粗犷恶劣之事,不要详细追问;如果有人谈论粗犷恶劣之事,不要去听;如果这个人态度非常蛮横,不要和他辩论。因此说,对方必须是按照道的标准来求教,这样我们才能接待他;如果他的说法或者做法不符合礼义之道,我们就要避开他。因此,求教的人只有恭敬有礼,我们才能够和他谈论道的宗旨;他的言辞和悦平顺,我们才能够和他谈论道的内容;请教的人只有流露出谦虚顺从的神情,我们才能够和他谈论道的最为精深的意蕴。因此,跟不值得与之交谈的人谈了,称为急躁;跟值得交谈的人却不

交谈,称为隐瞒;不观察对方的脸色就交谈,称为盲目。因此,君子不能急躁、不能隐瞒、不能盲目,要慎重地根据交谈的对象来谈话。《诗经》说:“不急躁不怠慢,是天子赞美的好品质。”这句话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射箭一百次其中有一次没有射中,就不能叫作善于射箭;驾车行走千里,只要半步不到,就不能称为善于驾车;对于天下各种事物不能融会贯通,对于仁义不能全部彻底,就不能称为善于学习。所谓学习,就是应该一心一意地维持到底。一会儿这样学,一会儿那样学,这只是街头巷尾的平常人;学习善的少,不善的多,就是桀、纣、盗跖一样的人;学习达到全部彻底,才称得上是好的学习的人。

君子明白,做学问不完备、不纯正,是不能够被称作是完美的,所以,要不断地诵读诗书,用心思考来融会贯通,把良师益友当作自己的榜样,设身处地去做,去除有害的东西,培养有益的学问。对于不是这样的事物,眼睛不去看,耳朵不去听,嘴里不去说,内心不去思考。等到非常爱好学习时,就像眼睛喜爱看五色,耳朵喜爱听五声,嘴巴喜爱吃五味,内心追求占有天下那样。因此,这样的人,权力不会压迫他,人多势众却不能改变他,天下的一切事物都不能动摇他。活着是这样,死后也是如此,这就称为有好的品德和操守了。具备了这样品德的人才能坚定不移;能够坚定不移,才能够应对自如。既能坚定不移,又能应对自如,可以称得上是完美的人了。天空显示它的光明,大地显露它的广阔,君子最重要的是人格的完美与纯正。

修身 第二

见善,修然必以自存^①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

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故君子隆师而亲友，以致恶其贼；好善无厌，受谏而能减，虽欲无进，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乱，而恶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贤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恶人之贼己也；谄谀者亲，谏诤者疏，修正为笑，至忠为贼。虽欲无灭亡，得乎哉？《诗》曰：“嗡嗡告告，亦孔之哀。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此之谓也。

扁善之度^②，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宜于时通，利以处穷，礼信是也。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侵；饮食、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此之谓也。

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以不善先人者谓之谄，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伤良曰谗，害良曰贼。是谓是、非谓非曰直。窃货曰盗，匿行曰诈，易言曰诞，趣舍无定谓之无常，保利弃义谓之至贼。多闻曰博，少闻曰浅。多见曰闲^③，少见曰陋。难进曰促，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乱曰耗。

【注释】

①存：省问。 ②度：道。 ③闲：博大，这里指见识广博。

【译文】

看到好的品行，必定要认真地反省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好品行；看到不好的品性，必定要怀着忧虑的心情反省自己。自己若是有了好的品行，必定要坚定不移地加以珍重；自己有了错误，必定要想到会因此受害而痛恨自己。因此，批评我而又用恰当的方法的人就是我的老师；肯定我而又用恰当的方法的人就是我的朋友；对我阿谀奉迎的人，是残害我的人。因此，君子敬爱自己的老师而亲近自己的朋友，痛恨那些残害自己的人。喜爱好的品行而没有尽头，能接纳别人的建议和教训，即使自己没有想到要进步，怎么可能不进步呢？

小人却不是这么做的。已经十分混乱了，还讨厌别人责备自己；已经够不好了，却想让别人说自己是贤者；内心和虎狼一样残暴，所作所为和禽兽一样残忍，却又不许别人指责自己。接近那些阿谀奉迎的人，疏远那些敢于直言相谏的人，嘲笑那些帮助自己改正过错的人，把对自己忠心

耿耿的人作为陷害自己的人。尽管他不想走向灭亡,又怎么能够不灭亡呢?《诗经》上说:“既吹吹捧捧,又相互毁谤,这就是一种悲哀啊!为自己出谋献策的,都不去照做;对自己进行残害的,都照着做。”说的即是这个道理啊!

遵守善行的法度,用来调养血气,保养身体,就能够跻身彭祖之后;用来修身,当作自己的名号,就可与尧禹相配。既适宜顺境,又利于处在逆境当中,就是礼义与诚信。凡在血气、意志、思虑方面,遵循礼义就能明正通达,不遵守礼义就会荒谬错乱、松弛散漫;在饮食、衣服、居处、言行、举止方面,遵守礼义就能协调和谐,不遵守礼义就会随时出现危险;在容貌、态度、进退、趋行方面,遵守礼义的就会温雅,不遵守礼义就会显得傲慢、固执、邪僻不正,像乡野之人一样粗犷。因此,做人不注重礼义就不能生存;做事不注重礼义就不会有成就;国家不注重礼义,就不会安宁。《诗经·小雅·楚茨》说:“礼义超过法度,笑话终必百出。”说的即是这个意思。

用美好的言行来引导别人的称为教导,用美好的言行来附和别人的称为顺应;用不良的言行来引导别人的称为谄媚,用不良的言行来附和别人的称为阿谀。是就说是,非就说非,这称为明智;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这称为愚蠢。中伤贤良称为谗毁,陷害贤良称为残害。对的就说对,错的就说错,这称为正直。偷窃财物称为盗窃,隐瞒自己的行为称为欺诈,轻易乱说称为荒诞,进取或退止没有个定规叫作反复无常,为了保住利益而背信弃义的称为大贼。听到的东西多叫作渊博,听到的东西少称为浅薄。见到的东西多叫作开阔,见到的东西少称为鄙陋。难以进展叫作迟缓,容易忘记称为遗漏。措施简少而有条有理称为政治清明,措施繁多而又杂乱无章称为昏乱不明。

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毅猛戾,则辅之以道顺;剂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刮之以师友;怠慢僇弃,则炤之以祸灾;愚款端悖^①,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

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也。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

为之。事乱君而通,不如事穷君而顺焉。故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

体恭敬而心忠信,术^②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体倨固而心执诈,术顺墨而精杂污,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贱;劳苦之事则偷儒转脱,饶乐之事,则佞兑而不曲,辟违而不悫,程役而不录,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弃。

行而供翼,非渍淖也;行而俯项,非击戾也。偶视而先俯,非恐惧也。然夫士欲独修其身,不以得罪于比俗之人也。

〔注释〕

①悫(què):诚实。 ②术:通“述”,遵循。

〔译文〕

调和性情、修养身心的办法是:血气方刚的人,用平静的方法来调理;思虑过密城府太深的人,用平易温和的方法来调理;有勇无谋的人,帮助他循规蹈矩;行为轻率的人,就用动静有法来教导他;心胸狭隘的人,就扩大他的胸怀;思想卑鄙的人,就激发他昂扬的意志;平平庸庸的人,就用良师益友来改善他;懒散放荡的人,就晓之以利害,使他警惕;单纯朴实的人,使他行为合乎礼乐,启发他深思熟虑。凡是推行了调理性情的方法,没有比遵守礼法更直接的了,没有比得到良师的指导更重要的了,没有比用心专一更奇妙的了。这就是调理性情、修身养性的方法。

志向完美就藐视富贵;以道义为重就轻视帝王公卿;内心常常反省,那么身外之物就微不足道了。古书记载:“君子奴役外物,而小人为外物所奴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身体劳累而内心舒适的事,就去做;利益虽少而道义却多的事,就去做。侍奉昏聩的君主尽管通达显贵,也不如侍奉困顿的君主而顺从潮流。因此,优秀的农夫并不由于水旱灾害就放弃耕耘,优秀的商人并不由于买卖亏本就不进市场,有学问的人并不因为穷困潦倒而对道义有所松懈。

身体力行恭敬而心存忠信,遵循礼义而性情仁爱,这种人行遍天下,尽管困顿于四方边远蛮夷之地,人们也无不尊敬他。遇到劳苦的事就争先,遇到让人快乐的事就谦让,谨慎忠诚,严守法度而行为安祥,这种人走遍天下,尽管困顿于四方边远蛮夷之地,人们也无不相信他。身行傲慢固执而心术恶毒狡诈,行为柔顺晦暗而性情卑劣,这种人行遍天下,尽管显

达于四方，人们也无不轻视他。遇到劳苦的事就偷懒畏缩逃避，遇到使人快乐的事就得意忘形地一味获取，邪僻而不谨慎，贪图奢侈而不善良，这种人走遍天下，尽管显达四方，人们也无不厌恶他。

行走时恭敬谨慎，不是因为害怕陷入烂泥里；走路时低头，不是因为恐惧撞上东西；两人对视，先俯身行礼，并不是害怕对方。这乃是因为君子想要修养自身的德行，不想由于这个得罪于世俗之人。

夫骥一日而千里，弩马十驾则亦及之矣。将以穷无穷，逐无极与？其折骨、绝筋，终身不可以相及也；将有所止之，则千里虽远，亦或迟或速、或先或后，胡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识步道者，将以穷无穷，逐无极与？意亦有所止之与？

夫“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辩，止之也；倚魁之行，非不难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故学曰：“迟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则亦或迟、或速、或先、或后，胡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

故跬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厌^①其源，开其涘，江河可竭；一进一退，一左一右，六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县也，岂若跛鳖之与六骥足哉？然而跛鳖致之，六骥不致，是无他故焉，或为之，或不为尔！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其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不远矣。

〔注释〕

①厌：同“压”，堵塞。

〔译文〕

骏马一天跑千里之远，劣马走十天也能够达到。但如果要走非常远的路程，追赶无限，那么尽管跑断了骨头，累断了脚筋，恐怕一辈子也不可能完成。因此，如果有个终点，千里的路程尽管很远，也不过是走得慢一点或快一点，有的先到有的后到，谁不能到达呢？不懂得人生道路的有限性的人，难道想要穷尽无限的世界，追逐无限的目标吗？还是也有个尽头呢？

那些对“坚白”、“同异”、“有厚无厚”等命题的考察，不是不深入，然而君子不去争辩，是因为知道人生的有限啊；新鲜怪异的行为，做起来不

是不难,但是君子不去做,正是因为有所约束啊。因此学者们说:“我尽管晚些出发,只要他们有尽头,也就等于在停下来等我。我赶上去靠近他们,那也就不过是或迟或早,或前或后一些罢了,为何不能同样到达目的地呢?”

因此,一步一步地走个不停,尽管瘸了腿的老鳖也能走到千里之外;一筐一筐不停地积聚泥土,山丘也最终能堆成;塞住水源,疏通沟渠,长江黄河也能够流干;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就是六匹骏马拉车也很难走到目的地。每个人的资质相互之间相隔遥远,但哪会像瘸了腿的老鳖和六匹骏马之间的差别大呢?因此,瘸了腿的老鳖可以到达目的地,六匹骏马却不能到,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老鳖一直做下去,骏马不去做罢了!

路程再近,不走就永远不能到;事情再小,不做就永远不能成功。人们的一生有许许多多的空闲时间,肯努力的人尽管再笨,他的成就和聪明人相比,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①明而不竭,圣人也。人无法,则侘傺然;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

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故学也者,礼法也。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之谓也。

端悫顺弟,则可谓善少者矣;加好学逊敏焉,则有钧无上,可以为君子者矣。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乎饮食,则可谓恶少者矣;加惕悍而不顺,险贼而不弟焉,则可谓不详少者矣,虽陷刑戮可也。

老老,而壮者归焉;不穷穷,而通者积焉;行乎冥冥而施乎无报,而贤、不肖一焉。人有此三行,虽有大过^②,天其不遂乎!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

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燕^③而血气不惰,功倦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喜不过予。君子贫穷而志广,隆仁也;富贵而体恭,杀势